

小城温度

□葛利芳

时光流年,烟火人间,从不曾想过故乡之外的一座小城,竟在岁月的年轮里,融化成如故乡般的生命涟漪,流向远方,流向心底……

(一)

说起塞北的这座小城,其实离故乡并不远,在儿时的记忆中,虽未曾谋面,但却从不缺席。上个世纪80年代末,父亲就是这样每天往返故乡与小城的小买卖人,收鸡收兔收皮子,卖鸡卖兔卖皮子。

那时对小城的全部印象,大约都鲜活在父亲对小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朝一夕、一瓢一饮的描述中:景色秀美的老虎山,人头攒动的南站,货品丰富的联营商场,高雅体面的集宁宾馆,车水马龙的桥东、桥西,工人众多的肉联厂、皮毛厂,人声喧闹的集贸市场,以及有凉亭的人民公园,给人打针看病的盟医院……一座小城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在儿时有限的认知里竟有说不出的大。听闻多了,时间久了,渐已记住了父亲用脚步丈量过,用眼睛和心灵感知过的这座城——集宁,从此记在了心里,也出现在梦里,一次次勾起一个农村孩子对小城无限膨胀的想象与神往!

岁月如流,寒往暑来,一辆简易货架的自行车,一杆叮当作响的盘子秤,父亲确乎是小城的匆匆过客,风雨颠簸二十多年,在一双大脚板的发力下,在车轮的飞转中,来了去了,去了来了,但小城一家叫“好再来”的熟食店却成了他凝重目光里摇曳不散的风景,一次次湿润了他的眼睛……

小店在小城南站附近繁华的三马路,店面并不大,熏鸡熏兔,常年加工肉制品。当年,在乡间那一声声的吆喝声中,父亲收来的质量上乘的鸡兔,都送到了小城的这家店。

小店的主人应是一位姓张的老板,头发已白,中等个子,见人总是一脸灿灿的笑。每有父亲送货上门,老者总是急匆匆地与店中的小伙计,出门搭把手帮忙卸货、提货,而后是称货、算账……他总是那一脸灿灿的笑,招呼父亲在店中那张长条椅子上坐一坐,歇一歇,

随后递上一支烟,端过一大茶缸子煮得浓酽的茶水,不紧不慢地说:年轻人,解解乏……

期间,父亲也有被留下吃饭的时候,老者也有将煮熟零散的碎肉免费送给我们的时候,还是那一脸灿灿的笑,不紧不慢地说:带回去,让媳妇儿、孩子尝尝……

每逢过年过节,自家养的鸡兔父亲也一并带了去,自然享受到了小城这家老店免费加工的优待。独特熏制过的肉食,浓香而甘美,看着闻着,就仿佛能看见木屑在炉火中的劈啪作响,油脂一点一点滴落升腾起的烟雾……随同“好再来”的味道便永远地滞留在儿时的味蕾深处了,连同一并记下了小城的温度!

之后,还是在这位老者的介绍和指点下,父亲又扩展了收皮子、卖皮子的新业务,母亲在家也做起了柔光顺滑、颜色好看的鸡毛掸子,并多次经老人热心帮忙代卖,几年下来,母亲卖鸡毛掸子的钱也总是补贴了不少的家用,生活一下子宽裕了不少,心也跟着亮堂起来了,似乎通往小城的路更宽阔了!

曾不止一次地遥想:小城的冬日,寒风呼啸,父亲在吱呀作响一路的颠簸骑行后,呵着气,搓着冻得发麻的手指和耳朵时,在那一刹那,他接过一大茶缸子煮得热气腾腾浓烈的茶水,一个被炉火烤得焦黄而散发香气的馒头,还有那卤煮过刚出锅的鸡蛋和肉食,他的手颤抖了,心也跟着震颤着,瞬间阵阵暖意氤氲了全身,恰如小城夏日骄阳的体温,驱走了所有的寒意,轻悄悄地,暖洋洋地慰藉了一个乡间小买卖人,一个异乡人,一个卑微的普通劳动者所有的风尘苦旅……

(二)

小城与父亲有注定的缘分,而我与小城的相遇已是高考落榜在工业区中学补习的1994年了。

一卷儿简单的被褥,几件随身换洗的衣服,几张皱巴巴的人民币,还有一团未曾打理好乱麻式的愁绪。那年,我竟以这样狼狈而落魄的方式来到了小城,来到了儿时无数次

梦到的地方。

那年小城的秋似乎格外地萧瑟,偏居校园角落60多人黑压压的补习班,显得异常沉闷。在一场场秋雨之后,教室外壮实的蒿子草终是一日一日地枯黄,而后在唿呀呼呼的风中不知何时渐断草叶,终是乱糟糟地混杂在一起,一如当时我的心情。高考的重压把儿时对集宁这座小城的向往冲刷得已荡然无存,不再去想老虎山是否真的有老虎,联营商场琳琅满目的糕点是否还在……

“姑娘,赶快吃吧,面快凉了。”校门口小店的胖老板提醒着在店中心不在焉的我。

在筷子触碰那碗面时,我发现了碗中有一颗我未曾付过钱的鸡蛋,在与胖老板目光交会的刹那,他只是讪讪笑着,似很慷慨地说:孩子们念书,好好吃饭,得加强营养,学生喝面送鸡蛋!

当我走出小店,小城已是华灯初上,似乎少却了来时的冷,透过玻璃窗,胖老板继续在做着他们热腾腾的面!

补习的生活单调而无聊,苦闷而压抑,但每有数学老师傅杰一来,教室里便充满了快活空气,他讲课大幅度的动作很夸张,常是由讲台的一侧马上就转移到另一侧,被誉为“灵活的胖子”一点不假。讲课是掷地有声的本地话,但每有调侃之意也偶或夹杂几句普通话,表情又滑稽,不失为补习生活中的一剂调味剂。但他的“一题多解”法确为受用,让数学基础薄弱的我终是看到了学数学的曙光,甚至还油然而生从未有过的自信感与成就感,甚觉小城的秋其实已没有初来乍到那么冷了。

又是一个飘雪夜晚,教室外的雪白茫茫一片,但通向宿舍的那条路已然是被清扫,泾渭分明,门口的路灯似乎在这雪夜分外地亮。这样特殊的天气,大门口总会有房东白老师的身影,极极了当年在故乡风雨中等我归家的父亲!

白老师当时是工业区中学的一名体育老师,大高个子,头发花白,永远都是一脸谦和的微笑。他的家在校园的最北边,与在大南

边的教室还是有段距离。那一年,来自不同旗县的十多个女孩,大约都有着同样的不堪与难过,来小城的工中补习,便住在了白老师家,白老师俨然成了我们的房东。

至今记得,他给我们生得旺旺的炉火,每天早早地把暖壶灌满了热水,夜晚端来一大盆热乎乎、黄灿灿的小米粥,还有那脆生心酸爽可口的小咸菜……

更不曾忘记,深夜生病,白老师送过来的药片;迷茫时的一句句教诲:人应该学会直立行走,而不是爬行……

(三)

四季轮回,当我再一次奔跑在九月的小城,已是1995年的秋季了,阳光明媚而灿烂,带着小城特有体温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我走进了集宁师专中文系,开启了在小城的另一种学习、生活模式。

每天徜徉在书香浓郁的文学殿堂,欣赏着小城的日昃日落,品尝着小城醇厚香浓的奶茶,看街角来来往往那一张张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孔,那是耐心等你上车的女公交司机,食堂里多给我们夹菜的阿姨,废品站送我们旧账本做草稿纸的叔叔,主动让行的出租车司机,春风化雨式授课的马明奎老师,有甜美笑容的丛松老师,激情昂扬的吴金锋老师……而后这一切带着小城的温度又混沌融于这川流不息的车流中了!

路遥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而我的“紧要处”大约是真的留在了集宁这座小城里,也一并融化在它的体温里了,从此拥有了一生教书育人的通行证,开始了生命的全新体悟……

现在离开小城已是很多年了,但烟火人间的小城却成了父亲和我意义非凡的想念,常在生活的不经意间,如泥淖中的汨汨清泉,一次次明亮了如我们这异乡人的故事,而后流向驼铃声声的小城古道,波光潋滟的霸王河畔,“城中绿岛”“天然氧吧”的白泉山公园……最后一直流进生命的永恒!

我的察汗淖尔

□穆锴

在时光的长河之畔,察汗淖尔静静流淌,那是大自然绘制的壮美画廊。湖泊如镜,倒映着湛蓝的天空,沼泽似梦,晕染着翠绿的幽梦。

芦苇丛中,微风轻拂,沙沙作响,像是诉说着岁月深处的悠长。碱葱摇曳,那一抹抹淡紫的芬芳,在风中弥漫,芬芳了这片土壤。

海鸟翱翔,洁白的羽翼划破天际,它们的歌声,在湖畔回荡,清脆嘹亮。小天鹅优雅地游弋,身姿翩跹,仿佛是水中的精灵,舞动灵动诗行。

一百四十一种飞禽,齐聚一堂,它们的鸣叫声,奏响了大自然的交响。每一种音符,都是生命的欢畅,在这察汗淖尔,奏响和谐的乐章。

地下的宝藏,是生命的活跃,猪獾、狗獾、貉,还有野兔穿梭。它们在洞穴间,构筑着温暖的窝,是大自然生态链中,独特的角色。

历史的长卷,在这里徐徐展开,李陵刻下了岁月的无奈。檀石槐的中军大帐,曾在此排兵布阵,霍去病出征匈奴,尽显勇猛的英雄。

忽必烈的雄才大略,震撼四方,成吉思汗的智慧,光芒万丈。蓝玉将军的英勇,威震边疆,三娘子的互市,促进了民族的和畅。

康熙平定葛尔丹,稳定了边疆,吉鸿昌绥东抗日,热血满腔。董其武血战察汗淖尔,捍卫家乡,那些英雄的身影,永远铭刻在时光。

而如今,察汗淖尔迎来了新的曙光,光伏阵列,如同银色的海洋。风机阵列,转动着绿色的希望,注入发展的力量,让这片土地更加荣光。

这里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历史的长廊,是生态的家园,是希望的土壤。察汗淖尔啊,你是大地的明珠,在岁月的长河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让我们守护这美丽的察汗淖尔,让自然的和谐,人文的光芒,永远在这片土地上,熠熠闪光,成为我们心中,最美的诗行。

甜荞麦

(外一首)

□陈珍

你不是苦荞
你是兼粮食与经济
一体的甜荞麦:
头帽雪花
臂挽红灯
映亮酷热季节
映红丰收

村童滚来铁环
把思幻悬垂
村姑飘动纱巾
把爱意帆起
是的,尚未成熟呵

雪花在融化
红灯笼热切
点燃“红老道”的童话
点燃“一座庙”的谜语
是的,一起成熟的
还有童心,爱情
以及年景

此刻,最不经受的是狂风肆
是暴雨打——趁月色正好
我吹起喇叭
为一坡甜荞麦
祈祷平安!

向日葵

——给少先队辅导员

你是一束束火炬
每天,由太阳来点亮
你总爱把你和伟人
放在一起去联想

白天,你面迎太阳
夜里,你叩拜土壤
扶持的神圣使命,使你
甘愿为稚弱脚步下
可踏上去的肩膀

你是太阳和土地的女儿
在六月的第一个早上
你和太阳,土地组成歌
让孩子们欢唱

母爱,心底无尽的暖

□梁征

近日,我偶然读到这样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一个男孩为了拯救女友的生命,竟向母亲索要她的心。母亲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那颗炽热的心脏。男孩满心欢喜地捧着母亲的心狂奔而去,却不慎重重地摔倒在地,母亲的心也随之跌落在尘埃之中。就在男孩挣扎着准备起身之时,那颗母亲的心竟轻声问讯:“孩子,你摔疼了吗?”

母爱,这世间最为珍贵无价的情感,它宛如一盏明灯,在黑暗中为我们指引方向;又似春日暖阳,无私地温暖着我们的心田。它从未想过自己的得失,只是一味地付出,不求任何回报。

羊尚知跪乳以谢母恩,鸦亦有反哺之情,然而“岂无万里思亲泪,不及高堂念子心”。我们对母亲的爱,虽真挚却如潺潺溪流,而母亲给予我们的爱,却如浩瀚海洋,宽广无垠,深沉无尽。

回首往昔,从记事起,我不知已惹母亲生气多少次。每每事后,我总会忐忑地问母亲:“我让你伤心了,你不生气吗?你不难过吗?怎么都不要我道歉呢?”母亲总是微微一笑,温柔地回应:“哪有父母会记恨自己的孩子,傻瓜。”那笑容里,满是包容与慈爱,仿佛我的过错在她眼中从未存在过。

五一节前,母亲的电话打破了平静。她在电话那头说要从家里来看我,让我在熟悉的地方等她。近中午时分,母亲的车缓缓驶来。看着车上满满当当的生活用品,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刹那间,我忆起上个月末自己打电话告知家里在外租房的事。母亲说,得知此事后,她一周都未能安睡,天天催促父亲,定要来看看才安心。“儿行千里母担忧”,这句古老的话语在耳畔轻轻回响。无论我走到哪里,总有一个人时刻将我牵挂,那便是母亲。想到这里,我的心中满是感动与释然。

我与母亲一同将东西搬进小屋,看着那锅碗瓢盆、油盐酱醋一应俱全,心中不禁感叹父母用心之良苦。见我发呆,母亲笑着说:“你爸为了不落东西,还专门列了清单,他今天有事没法来。”望着一脸疲惫的母亲,过往的一幕幕浮现眼前。曾经的我,那般不懂事,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让母亲伤透了心。此刻,内心满是愧疚与自责。

这些年,我是如此愚钝,始终未能真正读懂母亲的心,也未曾深刻领悟母亲那不求回报的爱。当我们早已习惯出门打车的便捷时,母亲却在风雨中等待着公交车的到来,只为节省几块钱;当我们在网上肆意消费时,母亲却在家中反复加热着剩饭剩菜,只为不浪费一粒粮食;当我们享受着小区舒适的生活时,母亲却在工地上为了生计奔波劳碌,过着艰苦的集体生活。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再没有任何人能像母亲一样,将我们视若生命。她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而我们所回报的却太少太少。母爱,是我们一生都无法偿还的深情厚谊,也是我们心底永远不应忘却的温暖港湾。



母亲用过的铜顶针

□李迎春

母亲有一枚铜顶针,黄澄澄的,套在她右手指上竟像是生来便长在那里一般熨帖。这枚铜顶针陪伴了她大半辈子,也刻进了我记忆的最深处。

记忆里,家中那盏昏黄的白炽灯下,母亲总是在缝缝补补。针尖穿过粗布时,顶针便发出“嗒”的轻响,清脆得像夜里的更漏。她做活时眉头微蹙,嘴唇抿成一条线,眼睛却亮得出奇。我常坐在小板凳上,看钢针在她指间翻飞,棉线在布面上走出整齐的队列。一次,我无意间猛然发现顶针内侧竟沾着些暗红的血点,那是针尖滑偏时扎出的血,可印象中母亲从未叫过一声疼啊。

那时家境拮据,一件衣服要穿上好些年。记得那个寒冷的冬天,我的棉袄在玩耍时撕开个大口子,棉絮像伤口般翻卷出来。回家后,我溜进房间偷偷把棉袄塞在床底,可还是被母亲寻了出来。她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叹了口气。第二天清晨,棉袄破口处竟开出一朵小小的红花,针脚细密得几乎看不见。我欢喜地穿上,却发现母亲眼里布满了血丝。

年岁渐长,我开始在意衣服上的补丁了。很多同学的衣服总是崭新笔挺;也有同学穿着虽旧些,但至少没有补丁,而我衣时处蜿蜒的缝线却像一条醒目的疤痕。一次体育课后,我偷偷拆开衣袖上已松动的补丁,让那块粗布像枯叶般脱落。夜里,剪刀“咔嚓”“咔嚓”的轻响惊醒了我。朦胧中我看见母亲将那块补丁修剪成枫叶形状,针脚比原先密了一倍。灯光把她的身影投在墙上,铜顶针偶尔反光,像夜空中忽明忽暗的星。

终于到了能穿新衣的岁岁。我得到一件藏青色学生装,挺括得让我在屋里转了好几个圈也没抑制住兴

奋。却没注意到母亲身上的旧褂子,袖口已经磨出了絮絮的毛边。她站在一旁微笑,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枚铜顶针。

离家去读大学那天,母亲塞给我一个粗布小包。到了宿舍打开,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上,绣着“平安”二字,手帕的下摆赫然是一个醒目的圆圆的顶针印子。我的眼泪突然就落了下来——母亲每缝完一件衣裳,总要摘下顶针在衣摆处按个深深的圆印。她说这是“让针脚记住回家的路”。

这方手帕在异乡的箱底沉寂了十年,渐渐染上樟脑的气息,就像那些被搁置的思念。期间我穿过无数光鲜的衣裳,却总会在雨天不自觉地用手指去复写手帕上“平安”两个绣字凸起的笔画,会摩挲着右手中指,想象着那儿有一枚黄澄澄的铜顶针缠绕。直到有一天归家,看见母亲的针线盒大开着,铜顶针静静躺在褪色的红布上,像一枚被时光风干的果实。

如今母亲老了,眼神不好了,穿针引线也就成了难事。那天阳光很好,我看见她在阳台上颤巍巍地试着穿针,可线头怎么也找不准针眼。当我接过针线时,突然惊觉眼前的情景竟和儿时一模一样,只是现在穿针线的人换成了我,仰望的人却是母亲。我戴上那枚母亲用过的顶针,轻易地就将线头穿了过去。

母亲笑了,眼角的皱纹像朵绽放的菊花。铜顶针在阳光下闪着温暖的光,仿佛那些缝缝补补的岁月,都在这一刻有了圆满的归宿。我曾见母亲松弛的手指上有圈轮轂形的凹痕——那是常年戴顶针留下的印记。突然明白,原来针脚记住的不仅是回家的路,更是母爱留下的痕迹。

